

鸟鸣婉转的春天

和北京林业大学林教授谈完话，他有事着急回校，我匆匆送他到左家庄中街路边，接上他的出租车溜烟走了，我若有所思，突然听见一阵婉转的鸟声，抬头寻找鸟鸣来源，却在枝丫间找不到小鸟。这是三月中旬的时光了，鸟儿频繁活动应该是最正常的事情。

鸟鸣在城市里比较稀罕，我们一年能够听到的次数屈指可数，但在乡村不算啥，山河处处有鸟声。小时候，我在城乡接合部生活，重峦叠嶂，村庄相连。每逢春天，到处见到鸟影，听见鸟声。尤其是布谷鸟出现时，熟悉的“布谷，布谷”叫声在空气中回荡，仿佛要把大家着急赶进湿汪汪还没有彻底解冻的农田里插秧。秋天时，牛犁田，白鹭在水田翻找食物，还有灰喜鹊在牛背跳站，那时的鸟和那时的农人如胶似漆，和所谓的城镇居民不离左右。如今，一声鸟鸣，我想起城市的鸟业态来。

鸟和大自然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大自然进化出很多鸟种，形态和鸟声千奇百怪。形状方面，鸟的尺度经常被打破，大的如鸵鸟比人高，小的蜂鸟用手可以一握。传说中的翼龙始祖鸟凤凰虽然没有见到，但是长尾巴的鸟、体型巨大的鸟时常可见。色彩方面，鸟羽毛五颜六色，好看和不好看的都有，火烈鸟站在地上一动不动像刷了漆。鸟音方面，鸟声是鸟最重要的特征。鸟鸣给人的听觉最突出，看不到鸟，可以听到鸟声，婉转和恐怖之间的鸟声无数。网上有人系统收集录制，各种声音都有，好听的，搞笑的都有，播放方便。

鸟是人类的好朋友。鸟喜欢吃害虫，对农作物丰产直接产生作用。鸟还有维持生物多样性的功能，因此，各国对鸟都有专门的研究。过去，侧重农业生产上运用，后来工业上、军工上仿生使用；现在对鸟儿的研究，侧重生态学视角。比如，对鸟的群体性还徙给予了很多关注。我熟悉的中国林科院有专门研究鸟的机构，对跨国鸟进行环志，长期跟踪鸟的行为。多年来，由于我国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境齐备，加上各地建有大 型湿地、保护区设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为鸟服务，江苏盐城、江西鄱阳湖、陕西洋县、安徽太湖等众多地方都成了鸟儿的乐土，鸟儿景观资源丰富。

随着城市化运动，鸟和人一样开始走进都市群落。城市鸟有两类：自然的和人工的。我上班在一个机关大院里，干把人在里面工作。经过几十年不断的小修小建，大院里的树越长越高，和大院外街道的树几乎连成了一片，生态环境一天比一天好，安静、宽敞，适合鸟儿生长。所以，来此的鸟儿比较常见。喜鹊、乌鸦、麻雀、鸽子什么都有，还有大型一点的鸟类，喜欢驱逐小鸟。我办公室窗户前，有几棵冷杉，时常有鸟驻足，还打架。周五那天，我朝窗外看树枝，发现有两只中型鸟，颜色灰黑，并排站在树枝上，也不出声。过一阵，再看时，树枝已经空了。鸟在天上和树上生活，人在树下和楼中工作，虽远但近，这种松散关系其实还很不错。

半个月前，我在下班的路上，准确说是 在 十字路口 的一个灌木丛下，看见一只野鸽子，兀自走着小碎步。这是我连续三天无意中看见这只鸽子，可能是一只落单的野鸽子，无处躲藏。野生鸽子的栖居环境如何，由于普通，没有人研究，它们只能在树缝隙里自我成长。春天，野鸽子的叫声很是温柔，“咕咕”叫着，不知道它们叫着什么意思。我倒是想起家鸽的情况。由于和美形象，过去家鸽在城里很受欢迎。鸽群在蓝天带着鸽哨声呼啸，突然转身飞翔，让人感觉城市有生机。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不少时尚的街头流行养鸽子，成为城市一个经典的记忆。这些年，养鸽子的现象反而不多见了。有了私家车之后，人们有条件去都市野外、去郊区、去外地，看更多野生动物和荒原风景，甚至去国外看刺激的野生动物场景，机会大把多。加上家养鸟儿品种多，什么鹦鹉、雀儿的，大家开始不特别重视鸽子这类的鸟儿，

再说人工养鸟。除去科学实验和生产用鸟，现在不提倡个人养鸟，但是局部还存在着需要。比如，胡同里一些人 有养鸟传统，八哥、鹦鹉或者画眉什么的。因是人工哺育，一下子禁止好像也不合适，只能提倡不养鸟。有时，去外地逛一些景点或者动物园，看见很多种类的鸟在里面表演或者展示，以此吸引招徕观众，如果经过了有关部门批准，也未尝不可。

我觉得，鸟儿是自然的精灵，也是城市的一个生态符号。城市在变化，鸟儿也在变化。起初，我们来到都市，工作、学习，繁衍后代，丰富着都市，而城市也慢慢变化着，由开始的生硬不足，一点点修饰变美，最后变得风景优美，富有生气。我们有时看不见自己，时不时看到都市之鸟，听见鸟儿美音，等于看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影子。



胡伟，原籍安徽，现为《生态文化》杂志、《中国林业》杂志主编，中国生态美学诗派创始人之一，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。

◇信笔扬尘

从诗经里走来的桃花

水玉兰

春风浩荡，吹醒万物，也吹醒了桃花。桃花轻轻一笑，整个春天便被噼啪点燃。红了天空，红了大地，红了村头阡陌。桃花开放，最是热烈，一副天真烂漫不管不顾的姿态，完全不需要任何铺垫和绿叶的陪衬。仿佛一个冬季清寂而又漫长的等待，只为这几日不管不顾地恣意绽放。

一个人在郊外信马由缰，沿途遇上一二株零星的桃花，开得宁静而又热烈。她们独自在原野上，像是在等谁，又像是谁也不等的一副模样，兀自开着，美好着。我打它们身边经过，问了声好，继续向前。人到中年才发觉，遇见的美，往往比持有更令我回味。

喜爱桃花，总觉得她与其他的花不同，是有温度的，带有尘世般的气息，最是贴近人心。记得当年女儿满月，带她头次回娘家，第二天，天未亮，母亲到一公里外的郊区

折来桃枝，接我们的时候，特意把它插在女儿襁褓中：“给宝宝路上带着，桃枝能够辟邪！”我望着母亲被霜露打湿的短发，又心疼又好笑，忍不住埋怨：“妈，这只是传说，何必这么辛苦。”母亲笑着说：“宝宝的事，头等大事，跑再远，妈都乐意啊！”后来母亲离世，桃花成了我心中温暖的代名词，寒冷的日子，拿出来暖一暖心绪，定一定心神。

“看花满眼泪，不共楚王言。”桃花不单单是温暖的，亦是圣洁的。被拂楚国三年的息夫人，看花凝泪，三年不语。后逃离楚国，追随故国夫君拔剑自刎在桃花下，从此，那片被血浸染的桃花盛开得更加绚烂。

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”桃花是开在中国大地上最古老的花，也是最经典的花。她从《诗经》绽放，一路款款走来，开到唐诗，开到宋词；从江南开到江北，开到千里北国，开



◇山河故人

二姐的手表

明伟方

家里珍藏着一块上海钻石牌女式手表，它是我1986年考上大学时，二姐送给我的。

这块手表本是二姐1983年出嫁时，大哥专门给她置办的嫁妆之一。那个年代家里很穷，大姐已出嫁，大哥在城里做木工，二哥、三哥和我都还在上学。父母都不再年轻，二姐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，她在外拼命做农活，回家后还要包揽大多数家务。二姐出嫁时，大哥几乎拿出了自己在城里做木工攒下的所有钱，为二姐买了电视、自行车、手表等当时十分紧俏、稀罕的几大件作为嫁妆。这些体面的嫁妆，当年在我们那个偏僻的小乡村，曾引来太多羡慕的目光。二姐也感到十分的满足与风光。

◇人间小景

母亲去采茶

董改正

清明回去，母亲又不在家。弟弟说根本劝不住，偷偷走了。

母亲不在家，家就空了，斜射在堂心的光束里，竟然连飞舞的灰尘都没有了。锅是冷的，灶台似乎蒙了尘，似乎好几天不曾开火了。然而我知道并非如此，父亲和弟第一家的一日三餐，都是这座灶台供给的。

母亲的担子很重。一家人的伙食，她得操心。大人的饭菜还好说，小孙子上小学，早餐得起早做，中晚餐得变着花样做。猪这几年她没养，一是经常闹猪病，一不小心偌大个块头忽然就起不来了；二是父亲年纪大了，几个叔伯年纪也大了，杀年猪找不到摆猪的人，老求别人不好，母亲拍板：就养鸡鸭鹅。它们的伙食，当然也得她操心。菜薹掐完了，菜杆子菜墩子菜花花，剁碎了喂鸡；邻居家做豆腐剩下的豆腐渣要倒掉，母亲小跑过去掏来了，喂鸭喂鹅；春荒耱角的地，邻居不种的，母亲种了玉米，秋天捋下来，破碎了，喂鸡喂鸭喂鹅。

什么时候泡稻子，母亲得操心；什么时

候施第一遍肥，母亲得操心——施肥太早秧根深，不好拔，施肥太迟秧苗瘦，不肯长；侄孙子要考大学了，母亲得操心随礼，可别忘记了；小姨家的小二子还没成家，听说有个姑娘很适合，最近要回来，她得上门去问问；三叔单身，得了风湿在人民医院住院，得嘱咐大儿子夫妻去照管一下。太多太多，层出不穷，随遇随接招，见招拆招。

母亲属虎，走路带风。村里人笑骂：“你这个老奶奶，一百岁当两百岁用！要我们这些懒人怎么过？”我每次回家找母亲，有人说，老奶奶在菜地里。有人说，方才我还看到她在喂鸡呢！有人说，不对，老奶奶在家塘那里砍柴火。“老奶奶”到处都是。

现在，“老奶奶”不在家，家里当然就空了，村里当然就空了。搁在往年，我立刻就生气了，恨恨说道：怎么劝都不听，也不想让自己多大年纪了！要是出事怎么办？今年我只是担心，没有怨她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她的生活密密匝匝，就像盘根错节的巴

在寻常百姓人家的心中。“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”桃花曾开在白居易去往大林寺的路途中；“桃花坞里桃花庵，桃花庵里桃花仙。”桃花曾开在唐伯虎的桃花庵里；爱菊出名的陶渊明在自己精神栖居地上没有插柳种菊，而是沿岸栽满了桃花，“桃花盛开，点燃一行行唐诗；桃花凋落，散落一地的宋词。桃园中流连，日暮黄昏，不舍离去。恍惚间，多少前尘往事如云烟涌来，多少怀想随心溢出。桃花树下，真是放飞心绪的好地方。唐代诗人刘希夷曾立于花下，感怀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”，林黛玉更是伤怀“花谢花飞花满天，红消香断有谁怜”，桃花似乎最懂女儿家的心事。女孩子家的心事在她面前总是无法隐藏。于是乎便有了怀春少女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的悄然心动。

听果农说，桃花的花期极其短暂，只有四五天的时间，闻之，心下惋惜。又一想，人生一世，四季轮回，况且桃花并不曾真正凋零过。唐诗作证，宋词作证，桃花始终以最美的容颜开在人们鲜活的记忆里。如同我生命里曾拥有过的几枝桃枝，穿透岁月之墙，长相伴我，暖我。



二姐送我的这块手表，伴我度过了难忘的大学时光。后来我在城里安家立业，和二姐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少。

2001年春节，我回乡下看望二姐，大吃一惊：身体一向很好的她突然消瘦得让人不敢相认。凭一些医学常识，我隐约感到二姐可能患了糖尿病，于是劝她趁早去医院检查一下。回城后，我也打电话催问了几次，但二姐都以“现在农活太忙，等以后农闲了再说”为借口敷衍过去。直到2004年夏天，二姐病倒在床才不得已去了医院。经检查，已是糖尿病晚期，眼睛、心脏、肾脏等器官都已经出现并发症……

我不能责怪二姐，她跟千千万万的农村妇女一样，有病能扛就扛，哪敢轻易上医院？该责怪的我应该是人啊，几年来，为什么我都仅仅停留在口头的劝告上，而不能亲自带她去检查一下？2006年8月15日，可怜的二姐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前几天收拾旧物件，我再次拿出这块手表，睹物思人，泪眼婆娑。二姐啊，一见到我们快19年了，愿从没有享过一天清福的你在天堂安息吧！

根草，七十多年了，一直如此，她不倦吗？她不厌吗？她有厌倦的权利，她有短暂“消失”的权利，她有浮出生活的湖面，吐吐气泡的需要。

年轻时候的母亲，每到清明时节，都会出去采茶。母亲爱唱黄梅调，会唱《打猪草》《天仙配》《蓝桥会》，尤其喜欢《小辞店》。《小辞店》里深挚的爱情，是年轻母亲心里的白月光吧？据说，母亲采着采着，就轻声地唱起来，和她一样年轻的母亲们，轻轻地和起来。黄梅调就在茶香浓郁的茶园里流溢着，如绿云，如清亮的流泉声，如忽然跃起，掷入响亮晴空，玻璃般明亮的鸣啾。现在的母亲不唱了，斜挂着腰篮，一边采，一边与同样老去的母亲们聊天，聊她们的过往，聊她们的青春，或者不能为子女听见的，她们曾经青涩的爱情，聊子女，聊身体，聊未来——这是我悄悄贴近家塘附近几棵茶树，悄悄聆听两个采茶老奶奶对话，所得到的推论。天下的母亲大抵相似吧！

记得那时候，母亲总会笑着说：“我要去江南（音 nuan，第二声）摘茶了！”说完，她的脚步似乎就轻了，她就像踩在云上了。现在，老去 的母亲，在茶色氤氲之中，在茶香氤氲之中，去了她心中的江南茶场，她的心里，云依然轻盈，歌依然清亮。

我决定再给她打个电话，让她给我描述一下她的江南。

记 忆

刘 平

娘的记忆里特别好。有时候，好到让松明感到吃惊，仿佛娘的记忆力是天生的，刻在骨子里甚至灵魂里的。

小时候，谁找不见啥东西了，问娘，总能找到。家里的缸里还有多少米、多少面、罐里的油还够炒几顿菜、篮子里有几个鸡蛋，娘心里都有数。村里张家哪年建的楼房、李家哪年修的四合院、王家哪年买的小四轮、谭家哪年建的养鸡场……多年后娘都还记得清清楚楚。黄么娘跟娘最合得来，说起娘的记忆力，黄么娘说：“她心里像记着一本账。”

松明聪明，读书认真。松明心里有想法，将来要考上大学，进城。松明向往城市的生活。后来，松明考上了一所全国重点大学，黄么娘说：“松明真的是一块读书的料。”娘说：“啥料？初三最后一学期考试物理才吃七十六分。”黄么娘说：“几年了，你还记得？乱说。”娘说：“就是七十六分，我一点没乱说。”后来松明整理自己的东西，发现了那份物理试卷，真是七十六分。

大学毕业在省城安家的第六年，松明两口子把独居乡下的娘接到了省城，一来帮忙接送孩子、买买菜、做做饭，二来每天见着娘，两口子心里安稳。省城离老家有六百多公里，娘来后就再没有回去过，只是时常提起老家，提起那个小院子。而一提起那个小院子，娘就如数家珍：六间瓦屋、林盘里的老槐树、拐枣树、麻柳树、斑竹、芙蓉花……娘甚至还记得，松明小时候在灶房后面木板墙上用木炭画了一只乌鸟、一条蛇、一辆汽车。娘脑子里有过几次想回老家看看的念头，可都没有说出来。实在是太远了，心里想想，就算了。

一年年过去，娘八十二岁了。

周末，松明喜欢陪娘出去走走。这时候娘走路已经要借助一条拐杖，心里就再没有了回老家看看的念头。只是还是时常提起老家、提起那个小院子。站在小区里一棵芙蓉花前，娘突然说：“老家林盘里也有一棵芙蓉花。”松明说：“我咋不记得有？”娘看着松明，目光里隐隐约约有一丝责备，说：“林盘里你爹的坟旁边，挨着是一棵麻柳树，挨着麻柳树的是几棵斑竹。你忘啦？”松明还是没有想起来，那个小院子早已在松明心里变得模糊了，后来就只剩一片朦胧的影子了。

又两年后，娘的身体突然就不行了。夜里，娘开始频繁地做梦，梦里都是那个小院子、老家的村子、老家的人。娘像忍不住一样把梦里的情景说给松明听，芙蓉花开了、老房子翻修了，黄么娘送给娘一大袋豆浆馍馍、林盘里很多鸟飞来飞去、圈里两头猪大得像牛犊……这天晚饭后躺在床上歇一阵，娘突然看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：“我要回老家看看。”松明说：“娘！您咋回去啊？”娘说：“我晓得咋回去。坐火车到县城，又坐汽车到镇上，再坐火三轮就到村里了。”松明说：“娘！等您身体好了，我们陪您回去。”娘说：“不，我今晚就一个人回去。刚才我又梦见黄么娘了，她说请我吃橘子。”松明知道娘糊涂了。

当天夜里，娘走了。享年八十五岁。

松明两口子商量后，决定把娘的骨灰送回老家安葬。开始，妻子说葬在城郊公墓，条件好，清明节去给娘烧纸钱也方便。松明说：“娘在这里一个熟人也没有，孤孤单单的。老家好，爹在那里，还有很多熟人。”两口子把娘的骨灰送回乡下老家的时候，才发现老屋早已荒荒了。跟爹合坟的时候，很多乡亲来帮忙，黄么娘的儿子黄昌贵告诉松明：“我娘走之前梦见过几次你娘，有一次还梦见你娘回来了。”松明说：“她们最合得来，我娘回来陪她了。”那天，松明两口子去黄么娘坟前给她烧了一些纸钱。

